

情系“两扇门”

王妙瑞

最近小区有两扇门，一扇关了，一扇开了，群众无不称好。

被关的一扇门为了环保。它是垃圾收集房，位于11号楼西侧围墙外与一栋多层商务楼之间。夹缝间距7米，垃圾房宽4米，和住宅楼阳台近在咫尺，且无绿化隔离带。还破壁增开了一扇大的卷帘门，便于垃圾房的机器翻斗放下来。此门朝东直面小区，臭气和噪声一直扰民。朝西的底楼房子只得用于物业办公；2楼房子朝西的窗户不能开成了摆设；苍蝇蚊子飞到了14楼以上。垃圾房建于2000年，不符合5年后制定的新规，但这扇门的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十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

今年夏天中央生态环保督导组来到上海检查工作。小区党支部书记老沈和多位退休阿姨根据上海电视台每天滚动字幕留下的联系电话，向督导组反映，并寄出相关材料。其实大家本不过一试罢了，并不抱多大希望。可惊喜的是，督导组亲自过问了。小区垃圾房问题被列入普陀区生态环保整改事项之一，《新普陀报》公示整改。10天后的中秋节，一支施工队开进了垃圾收集站，原来的垃圾压缩机因噪声超标，用电焊机进行切割运走。卷帘门拆除，进行封闭，有缝隙的地方全部打上硅胶。垃圾房的窗加上一把铜锁。缠绕居民19年的烦恼事终于妥善解决。

新开的一扇门为了民生。距离小区垃圾房50米远的曹杨路上，有一幢高楼的底层和二楼原用于商用。政府出巨资重新规划改造，同心家园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武宁片区8月开张了。焕然一新的设施，上楼有电梯，方便了社区人，特别是老年人。社区食堂供应早中晚三餐，品种丰富，全年无休，敬老卡经街道审核还可优惠享受美食。几千平方米，还开设了各种服务。培训室每周活动安排丰富多彩，多功能厅天天放映一部电影。爱心柜可免费借用车子充气泵和家用医疗器械、修理工具等……我坐在软椅上享受理发师的理发、洗头，回想养老老年年往上加，理个发从美容店多年前的优惠价18元，到前不久大卖场出现的“快理”10块钱，现在只要6元钱，老年人谁不眉开眼笑？

刚理完发，旁边的年轻女管理员对我说，老先生，要不要登记免费清洗空调和油烟机。真的还是假的？她说当然是真的。有这等好事送上门，怎能拒绝呢。办妥手续，回家告诉老婆，她叫了起来，千万别上当啊，现在骗人的手法多得很。老妻要我去注销登记，我才不干呢。这点自信都没有别活了。半个月后，有人上门，把我家里的格力空调清洗得一干二净，分文不收。临走前对我说，今天你省了156元。然后对着空调用手机拍了照片传回本部，而我只是签了姓名而已。

“两扇门”给我的感触太深了。进入新时代，政府关心民生，实事不断。哪扇门不利于百姓生活，该关的坚决关；哪扇门有利于百姓生活更美好，该开的积极开。“一关一开”都是为了人民福祉。



深秋十月，霜降枝头，从漫漫黄沙中吸取了整整一夏天的养分，秋日的胡杨褪去短暂的绿色，换妆为塔里木永恒灿烂的本色金黄。光线勾勒着轮廓、幻化出浓淡，让一派金黄也呈现出千种风情，万般变化，璀璨夺目。金色的胡杨，像点燃的火炬，气势壮阔，情绪炽热，与蔚蓝的天空竞相辉映，奏响生命之魂的赞歌。

我爬到一个沙丘上，看到这里有一部分沙丘没有踩过脚印。这里的沙丘，类似于人体的臀部曲线，中间是塔里木河湿地里的胡杨，还有S弯的小河，远处沙漠丘陵，景色非常美。我就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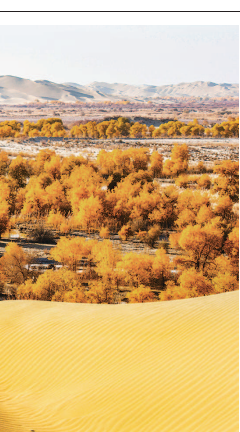
摄影

酒有很多种，但你喝过南北极冰块合在一起兑的酒吗？我喝过。那美妙的味儿终生不会忘怀。

那是20年前的事了。当年，我参加中国首次北极考察队，正值中秋那天，“雪龙号”在北冰洋上航行。8月27日晚10点，随船医生裴福余邀请我和新华社的记者小聂，以及另外几个船员到他的房间，品尝“南北极冰块合在一起的酒”。

地球南北两极的冰结合在一起兑酒？闻所未闻，更不要说亲口尝一回，这是人生头一回遇到的新鲜事！船上条件虽有限，走进裴医的舱室，却见一张干净的小桌，摆上了花生、皮蛋、盐水虾等几样小菜，还有几把舒适的椅子。打开舷窗，北冰洋上的明月照进房间，一股浓浓的洋上聚会小酌的情调。

为了活跃气氛，裴医生提议大家先喝一杯白酒，祝愿中国首次北极考察成功。我和小聂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喝白酒，但盛情难却，于是胸脯一拍，表示破例喝上一杯。裴医生拿出藏在柜里的两瓶酒，一瓶是“酒鬼”，一瓶是包装精美的“王朝”葡萄酒。我们每人先斟满一杯“酒鬼”，一边谈天说地，一边频频举杯。序曲过后，裴医生站起来，到冰箱的冷冻层端出两个盘子。盘子里盛满晶莹剔透的冰块。他说：“大盘子里装的是今年（1999年）初在南极中山站附近采集的南极冰，小盘子里装的是几天前刚刚在北极核心区采集的北极冰。”雪龙号”只有今年来到地球两极，也只有有浪漫情怀的船上工作人员，采集并珍藏到来自两极的冰。我请你们把两极冰放



七夕会

侯伟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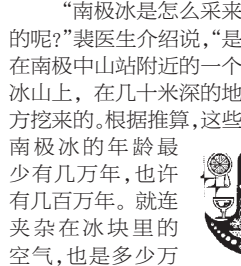
里等光线，边等边拍。等到4点多钟，光线西斜了，气温成暖色调，我就开始边下沙丘边拍摄。用的是尼康D800E装70—200/2.8头，假如用27—70/2.8头的70端和70—200/2.8头的70端，可能在景深方面24—70/2.8头拍摄要好些，没用是主要考虑那时时有风吹起的细沙，换镜头时怕照相机的CMS成像系统里吹进灰粒，影响照片画面的质量。这些照片回来后我也处理了一些黑白的，和彩色比较各有千秋。毕竟，塔里木之秋，太美了！

夜光杯

在一起兑酒品尝。尤其是老李，你既是首次南极考察的队员，又是首次北极考察的队员，《北京晚报》用“脚踏两极第一记”介绍你，今晚特别请你来喝喝吧！“雪龙号”在北冰洋上航行。8月27日晚10点，随船医生裴福余邀请我和新华社的记者小聂，以及另外几个船员到他的房间，品尝“南北极冰块合在一起的酒”。

裴医生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在船上主编一份已经办了五十多期的《雪龙报》，经常写些描写海上感觉和见闻的诗词，是个很有文化人气质的医生。他出的此招，真是一绝！他把大家面前喝白酒的小杯子换成喝葡萄酒的大杯子，给每人倒上半杯“王朝”，然后用一把铁锤把冰敲成小块，端到大家面前，让每个人挑一块南极冰和一块北极冰。投入杯子后，冰块快速地消融着，发出“噼啪噼啪”的响声。裴医生介绍说，这是因为南极的冰块中夹有气泡，当冰块里面受到压缩的空气突然释放出来的时候，就会发出爆裂一般的声响。听南极万年冰在酒中发出的声响，似听美妙的乐曲。大家连忙把酒杯放到耳边，渐渐地声音稀疏了，但是更加清脆。

“南极冰是怎么采来的呢？”裴医生介绍说，“是在南极中山站附近的一个冰山上，在几十米深的地方挖来的。根据推算，这些南极冰的年龄最少有几万年，也许有几百万年。就连夹杂在冰块里的空气，也是多少万年以前的空气，原汁原味，绝对不会受到人类的污染。那些北极冰就来自我们作业的冰站附近，是去掉表面覆盖的积雪之后，精心采集的。”当时我在北冰洋的冰原上，尝过北极的冰，淡淡的，没有任何味道。但是站在漂浮的冰原



上，用牙齿把北极的冰咬得“格格”作响，感觉也挺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任何味道，是世界上最好的味道了。这些北极冰的冰龄比南极的冰龄要短得多，大约在几年到几十年之间，因为北极的冰总是在漂移。我们在品味南北极冰块合在一起的时候，考察船刚刚驶出北极圈。月亮正圆正亮，在海面上铺下一条迷人的、随波闪烁的光影。几颗闪烁的星星，宝石一样镶嵌在天幕上。小屋里，在波涛和明月的相伴下，我们都醉了。

小欣喜

红萍

阴，时不时洒几滴雨。心里还想着那棵罗汉松，惦记着松枝间彩色的罗汉果。带把伞，出门去望望它。

站在那显得瘦弱不起眼的罗汉松前，忍不住摘了几粒罗汉果来吃。顶上那颗小小的，硬硬的，味涩。大的那颗，口感像无籽葡萄肉，不酸，微甜。吃后齿间有松香。

吃之前摊在掌心拍照。锻炼的三三两两的人看见了，会发出疑问：“这是什么？”

这株罗汉松长得不起眼，松针间的果虽然是彩色的，但果实甚小，不仔细看是不容易发现的。

我出门主要不是为了锻炼，是为了发现。走在绿地草林间，东张西望，有了新的发现，就会有点小欣喜。

愿怀着这一点欣喜，以及欣喜里的一点忧伤，此生继续走在通向美的路上。

有一种名字，我始终定义不好，因为它不是大名，也不是小名，说是外号吧，外人又不知道。我定义不下来，可我能抓住它的特点，就是反映一个人在一个时期的特征。比如，我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爱管我叫“酱罐罐”。因为家里一吃炸酱面，我就迫不及待，总是把脸弄得糊糊道道的。再比如，在我七八岁“讨人嫌”的阶段，父亲爱管我叫“二沿盆子”，因为那时我的脑袋长得走了形儿，一度长成电影《老炮》当中六爷脑袋的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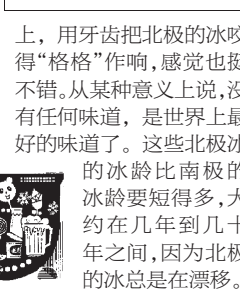
在我们家，不光父亲爱给孩子起“小号”，其他人也受到影响。比

那时，我们村小的老师都是本村的，也都是民办。既要教书，也要照顾庄稼。每每到了秋天，村道上车马辐辏，惹得老师身在课堂，心有点慌慌的。

李老师的老婆就跑到学校，冲进课堂夺下他的教科书：“庄稼烂地里了，你倒是消停哩！”李老师气得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冲老婆吼：“我有我的理想，我的追求！”他老婆仍不依不饶……这时候，上面通知来了——放秋假。于是，“呼啦”一下，小伙伴们都背着书包散了，回家帮大人收秋。李老师也胳膊一挽，拉起架子车跟他老婆下了庄稼地。

田野的景象，真太壮观了，大田里尽是人，同庄稼较着劲儿。玉米威武，高过我们一大截，我们照样攀着它的秆子，咔嚓咔嚓，把玉米棒子掰下来，丢进编织袋。口渴了不要紧，玉米秆子折一节，用牙齿扯表皮，嚼其汁液，甜得像甘蔗呢。

收芝麻，刨花生，割豆子，农活的花样多。丢下书本，田野也是大课堂，学到的是劳动，还有生物。这比蹲在教室里的“纸上谈兵”有意思得多，也实用呀——芝麻浑身爬着小英子，摘一枝，用手掰开，指甲相对一弹，小小颗粒儿，“啪”的一声，跳入口中，清香味美；新花生，嫩嫩的，水水的，咀嚼起来甜脆爽口；在地头，架起秸秆来烤玉米，“毕毕剥剥”响着，待熟了，去掉苞衣，籽粒金黄如玉，焦，香，十分杀馋。当然，小孩们是容许开小差的，秋，蛐蛐兴奋地在振翅，声音清脆地鼓荡在空气中。耐不住诱惑，我们就去捉。蛐蛐很警惕，蹑手蹑脚趋过去，它立即噤了声。不过不要紧，我们有法宝。用筷子折作两段，在其上挖些凹槽，交叉一起摩擦，像拉胡琴一样，发出“咯叽咯叽”的声响。这



记得2011年春季学期为国际留学生讲中国文化，想起戏曲不能够只讲京昆，还得讲讲其他的地方戏曲。当时只是听闻《帝女花》之名，根本不知道其中的故事，偶尔去看那《香夭》一幕，当时就被其中的唱词和曲调所吸引，唱词悲怆，如果说昆曲曲调雅中带柔，越剧柔中带雅，则粤剧雅柔之外带三分刚烈，尽管我不懂粤语，但那刚烈之音，绕耳不去。第二天如痴如醉地看着视频，第三天从张江校区讲课返程时，跟同车的一位老师说我今天不能跟你坐在一起，要单独靠窗坐，然后就在他惊愕的目光中坐在窗边一遍遍地哼着。

一直以为《帝女花》为清人所作，后才知道居然是唐涤生作品，配的是歌咏昭君出塞的《妆台秋思》。唐先生曾目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战乱频仍，外寇入侵。知为他做，于那两千年前、三百年前和上世纪山河破碎，身世飘零的深沉历史又多一份感悟。

一个武汉人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就这样跟粤剧《帝女花》结缘。之后的生活，每天都要唱至少一次《帝女花》。2013年一个春夜，书房满地月光，突然跳将起来，就着手机将最后一幕翻译为英文。2015年，绕过半个地球赴加勒比任教，人海潮声中，接着修改翻译稿，2016年应邀赴会朗读，孤身一人奔赴西海岸奥克兰。会后在秋天的旧金山拜访定居在此的惠卿一家人。那个秋夜，我们一起听着《帝女花》，窗外松鼠悄悄走过，身边已经长为大孩子的光光静静听着。2017年，在加勒比偶尔搭一个广东老先生的车，闲聊之中才知道他是广东人，曾辗转武汉、香港等地。我和他都喜欢任剑辉和白雪仙大师的作品，我刚唱一句“落花满天蔽月光”，在后排轻声跟他人聊天的他太太，突然失声叫道《帝女花》！

我讲课前提过《帝女花》。有一个学期，一个湖南女生突然课后走到身边，小声唱三句，跟我说，她昨天将《帝女花》看了又看，她外公外婆都是唱戏为生，小时候就背在他们背后去各乡各镇。不知那个女孩子毕业之后去何方，是否依然会唱起《帝女花》？

译名和小号

罗仁基

如，我的大侄，小时候一哭，就爱红眉毛，所以叫作红眉，有一段时间，全家人都管他叫“红眉毛”了。

还有就是我的儿子，他小时候，我们喜欢管他叫“珍珠泪”。大家可能一听这名，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吧！就是眼泪来得特别快，无论是挨了老师批评，还是参加游泳班，见什么，怕什么，亮晶晶的眼泪说来就来，一秒钟就会在眼里打转儿。

样，蛐蛐以为是同类在弹唱，安全警戒解除，又优哉游哉叫起来。我们锁定目标，一个饿虎扑食，将它捕获。之后，用高粱秆子编个笼，投之以菜叶、秋辣椒，捂在口袋里，跟宝贝似的。蛐蛐吃饱了，夜里白天，一高兴就唧唧开唱，这声调就是乡村的“协奏曲”，让农家小院生动了几分。

绝版的秋假

陈重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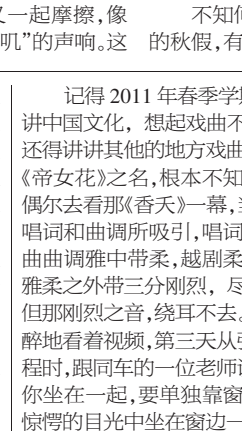
乡人普遍尊师重文。我娘会说：去，帮李老师装车去。李老师的责任田很近，老远就看见有学生在帮忙。我凑过去，李老师正把红芋举过头顶，“嗨哟”一用力，挖出一串红薯。真大啊！像个娃娃。我忽然想起来，语文课本里有篇《拔苗助长》，我和同学沫子，在春天里曾经给这片红薯“拔苗助长”。沫子一边拔一边坏笑：这是老师课本上教给我们的，怪不得谁！我疑惑：为什么李老师的红薯没有死掉呢？这么想着，脸刷地红了。

“兔，兔子哎——截住哟——”四下响起了吆喝声。听到吆喝，农人握着铁锹耙子，挥舞着，咋呼着，狗也跟着起劲儿，和人一道围追堵截。兔子谨慎诚恳，晕头转向。不过，兔子是短跑高手，贼厉害，根本逮不住。狗撵兔，差一步。兔子最终消失了，狗蹲在地上讪讪地喘着粗气。

撵兔子，是大田里的一个小插曲。农民真是伟大，半个月的工夫，就改天换地。再看田野，立体交错的各种作物，像被剃了光头，干净利落了。接下来，土地被复耕，被播种。不几日，簇新的麦苗生出来了，绿盈盈的，秋风中抖动生命的惊喜。

秋假结束了。一节铁轨撞出的钟声震荡起来，急急如律令，我们重新又回到学校上课。

不知何年何月起，秋假取消了。童年的秋假，有秋假的童年，都成了绝版。



一曲《帝女花》

范若思

记得2011年春季学期为国际留学生讲中国文化，想起戏曲不能够只讲京昆，还得讲讲其他的地方戏曲。当时只是听闻《帝女花》之名，根本不知道其中的故事，偶尔去看那《香夭》一幕，当时就被其中的唱词和曲调所吸引，唱词悲怆，如果说昆曲曲调雅中带柔，越剧柔中带雅，则粤剧雅柔之外带三分刚烈，尽管我不懂粤语，但那刚烈之音，绕耳不去。第二天如痴如醉地看着视频，第三天从张江校区讲课返程时，跟同车的一位老师说我今天不能跟你坐在一起，要单独靠窗坐，然后就在他惊愕的目光中坐在窗边一遍遍地哼着。

一直以为《帝女花》为清人所作，后才知道居然是唐涤生作品，配的是歌咏昭君出塞的《妆台秋思》。唐先生曾目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战乱频仍，外寇入侵。知为他做，于那两千年前、三百年前和上世纪山河破碎，身世飘零的深沉历史又多一份感悟。

一个武汉人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就这样跟粤剧《帝女花》结缘。之后的生活，每天都要唱至少一次《帝女花》。2013年一个春夜，书房满地月光，突然跳将起来，就着手机将最后一幕翻译为英文。2015年，绕过半个地球赴加勒比任教，人海潮声中，接着修改翻译稿，2016年应邀赴会朗读，孤身一人奔赴西海岸奥克兰。会后在秋天的旧金山拜访定居在此的惠卿一家人。那个秋夜，我们一起听着《帝女花》，窗外松鼠悄悄走过，身边已经长为大孩子的光光静静听着。2017年，在加勒比偶尔搭一个广东老先生的车，闲聊之中才知道他是广东人，曾辗转武汉、香港等地。我和他都喜欢任剑辉和白雪仙大师的作品，我刚唱一句“落花满天蔽月光”，在后排轻声跟他人聊天的他太太，突然失声叫道《帝女花》！

我讲课前提过《帝女花》。有一个学期，一个湖南女生突然课后走到身边，小声唱三句，跟我说，她昨天将《帝女花》看了又看，她外公外婆都是唱戏为生，小时候就背在他们背后去各乡各镇。不知那个女孩子毕业之后去何方，是否依然会唱起《帝女花》？

转眼，如今，家里添了新成员，可家风依旧。虽然大名小名在孩子出生一个月之内，就都已经起好了，但当见到孩子圆鼓鼓的小脸儿、精致的鼻子，以及若有所思的小眼睛时，又忍不住管她叫“小宝”了，因为大家可能都见过这样的情形，就是有一种人的长相和他的名字高度契合，见到他如果是在听到他的名字之后，或许就会觉得这个名字非他莫属。

当然，译名与小号，都是暂时的，我的译名与小号现在也几乎听不到了，可是偶尔有人提及，我还是能感受到有一种温情从心中流过。